

王云立
著

乱世

LUANSHI

GUNU

孤女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云立◎著



乱世孤女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乱世孤女

著 者:王云立

责任编辑:吴兰萍 wlp818@sina.com

封面设计:潘 烽

责任校对:吴宝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吉林市凤凰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66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972-3/1·305

版 次:200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14.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魔 酒

(代序)

序言

我拎了两瓶上点档次的酒按时按约来到了崔教授的门前。我是来拿序言的,其实就是借名人的如椽之笔,为我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作美言推介。这是出书的惯例,就像待上轿的新娘,不涂脂抹粉是说不过去的。

十二点整,随着我按下的门铃,崔教授也按时按约拉开了我们之间的隔挡。

这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体态敦实的老头。他面色红润,只可惜鼻头也红润着,多了

001

点嗜酒的俗气，折了点儒雅的才气。他的头部从额头到凶门一带毫发全无，一马平川，油亮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但后脑勺以下青丝浓密，又蓄之及肩，酷似街头闹腾正欢的行为艺术家，也像记忆中早年鲁南滕县一带的鲜姜贩子。他不是鲁南人，家乡却是和鲁南隔着一个微山湖，那里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产地。他就是从品评《大风歌》开始文学评论这门学问的。师范大学因为他而名声大振，他闻名于方圆几百里，周边中青年作家出书找他写序的十之有七八。

崔教授直接把我引进了餐厅。我看见餐桌上已码好了八只盘子，都是诸如甬汁狗肉之类的湖西的特产。我以为他有别的客人，就想拿了序告辞，但他说客人只有我一个。一时间，我有点受宠若惊，尽管他是我母校的老师，但现在是我有求于他，他这样做不是本末倒置，有悖当前人世的交际规则吗？

尴尬中我想走，就问：“崔老师，序写好吗……我拿了走吧？”

崔教授一下把我按坐在椅子上，故作愠色道：“怎么，连陪陪我喝酒的空都没有吗？”

我无法抗拒，恭敬不如从命。我起身拿过自带的两瓶酒，正要开启，崔教授摆手阻止了我。正当我纳闷间，却见他酒柜里捧出一坛酒来。

这酒坛子阔肚小口，外面挂着黄釉，坛口下系着一条红绸带，通身萦绕着一种贵族气。更令人称奇的是坛身上贴有一张小标签，上有一个墨写的“魔”字。

崔教授拿来两只高脚杯，一人面前放了一只，然后揭开了坛口，顿时，一种未曾领略过的酒香扑鼻而来，“尝尝我的家酒吧！一般是享用不到的。”他得意地朝我挑着眉头说。然后，仰脸干了一杯。

我本不胜酒力，又不知这酒到底有多厉害，便小心地浅尝慢饮。立即，一股绵软甘醇的幽香顺着食道抵达肺腑深处，给肉体和精神一阵快感，这或许就是大快朵颐吧！我不由说道：“好酒！老师，哪弄的？”

崔教授笑着答道：“你只管喝就行了。我能告诉你的这是祖传家酒，它不伤身，另外有个特点是……一会儿自己体会吧。”随后，一边饮酒，一边开始吟诵历代名士的涉酒名言名句。这是他多年形成的酒风，自我陶醉，怡然自乐。他背诵的诗句很多，但陶潜的“只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和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每回必诵的……

就这样师生二人用美诗妙词佐酒，渐渐将一坛酒喝得底朝天。当然，他喝有五分之三。

这时，崔教授笑容灿烂，微醺的神情若智若愚，突然，半眯着眼睛地问我：“对魔酒可有了感受？”

经这一提醒，恍惚中觉得有股豪爽之气在胸中升腾，又顺着食道来了个逆运行，顶开了关闭思维的闸门，让情感驰骋，给思绪壮胆。于是，我说：“似乎有一种冲动，直说吧，因为是你的得意门生，就盼望你在序中给我撑腰，特别将那几篇获奖作品好好煽乎煽乎，力求出版社的赠书不至于长期码在自己家里。按说，我是近水楼台，估计不会让我失望吧？”

崔教授听了还算满意，说我意思表达出来了，但缺少概括力，他随后启发我能不能用四个字来描绘。我已被酒力征服了，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崔教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自己童年时的一天，看父亲出远门了，就悄悄溜进书房大开眼界。十几天后，父亲回来了，进了书房看了一圈，然后就问他这些天调皮吗，做了什么坏事吗？他都摇头否认了。吃饭的时候，父亲捧出一坛酒，给他也倒了一小杯，他不解其意，以为父亲高兴呢，一口将酒喝了。

谁知，酒刚下肚，他便着魔似的把偷看《红楼梦》、《金瓶梅》等书的事全倒了出来。结果，少挨不了一顿痛骂……

崔教授哈哈笑了一阵，“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魔酒的厉害！”随后他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了我一会，然后才抑扬顿挫地说：“我替你说出吧，这四个字就是‘想——说——实——话！’不对吗？这就是魔酒独特的功力！”

我不置然否，但心里想，酒后吐真言是妇孺皆知的，酒后说点实话不足为奇。

崔教授并不理会我的表情，又说道：“不管你是否相信，但我千真万确是想说实话了。你愿意听听吗？”

我说愿意，并摆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

崔教授迟疑了一会儿才说：“你小说的序言我是这样开头的：三个代表指航程，工作创作你都行，写罢散文作小说，篇篇句句令人惊！开场白还算精彩吧？但是，出了这四句后，我一时才思枯竭，十多天来再难写出只言片语，难过啊！”说着，拿过一沓稿纸给我看，果然，上面除了有四句诗外，其余的文字都是写了划掉，划掉了再写再划掉。

崔教授沉默了好久，喃喃自语道：“这些年来，作序把我的溢美之词耗尽了，现在竟然没有东西写给我自己的学生，江郎才尽，惭愧啊！……”

突然，我豁然开朗，我觉得崔教授的确是位高人：也许是我的集子水平太差，他怕留下少许笔墨陪着丢人……

我释然了。魔酒果然厉害。

2004年4月

目 录



目
录

- 魔酒(代序)
- 001 南行列车
- 019 乱世孤女
- 067 湖滩孤坟
- 117 一堵未筑起的围墙
- 125 弄潮者
- 132 玉石如意
- 147 斗鸡
- 151 鼠害
- 161 驴的故事
- 172 水乡旧事——鳖祸
- 185 水乡旧事——雪耻
- 197 水怪
- 205 君子与小人

001

208	路塞
212	噩梦
215	打赌
217	送鳖
219	后记

南行列车

各色人物纷纷登场

这又是一趟严重超员的列车。

我半个屁股坐在硬席上不忍心观赏连半个屁股也无从着落的男女老少的各种姿态。定员 118 人的车厢我估计塞挤着 218 人之多。低档旧式戏院临开场前是什么情景这里便是什么情景。车厢里乌烟瘴气，似乎是一个久闭的陈仓被大汉撩惹了几扫帚，但撩起的不是尘埃，是烟雾。高档烟低档烟，洋烟土烟，卷烟纸烟，像一根根永不止息的微型烟囱，把这封闭的空间熏染成了铅灰色。无色的空间由于有了色彩而使人害怕。躲避危害是人的本能，但为了生计我又无法躲避这恶劣的环境。

我腾出的半个屁股的位置给了一个孕妇，这是我烦躁之中的一点慰藉。我的觉悟并非太高，施舍半个席位是因为我陡然想起自己也曾是孕妇的产物。她就在我的身后，仰面躺

在三人坐席绝大部分的面积上，蜷曲着下肢，腹部隆起的圆球总叫我担心，倒不是害怕它会爆炸，而是怕堆积如山的行李架上掉下点什么东西。这种担心从她刚上车时就产生了，随着火车为赶晚点而加速产生的晃动，我的担心已转变为惧怕。于是，我又暗自权衡起多花五十块钱到卧铺车厢待上几小时值不值。

孕妇刚从苏北上车时，面对这位一定需要照顾的对象，为了她——不，同时也是为了我自己一路能安逸点，便装作一个慈善人物去找列车员。心想，如果能补上一张卧铺票，先动员孕妇去，如果她不舍得破费，我只好奢侈一次，常年在奔波，把自己折腾垮了就完了。这位列车员四十出头，个子酷似武二郎，厚厚的嘴唇里胡乱栽扎着一群由于多吸旅客香烟而发黑的牙齿。他虽然眼小如豆，但却熠熠生光，时刻像搜寻着什么猎物。我把乘务室的门推大了点，客气地问道：“师傅，还有卧铺没有？”随手敬上一支香烟。他上下望了我一眼，似乎看出我身上还有点“油水”，便点头示意我进去谈。我并没有坐下，追问道：“师傅，如果有空铺，请你一定帮忙，因为有个孕妇很不方便……”黑牙不待我说完，打断了我，从鼻孔里排出了一口烟雾和一串话：“空铺早没有了，但还有点办法……”说着，试探性地望着我。

“你说吧，有什么条件？”我知道，现在你想要好处，必须先给对方好处，这已是权势者都会熟练运用的技巧。黑牙的嘴贴近了我的耳朵，顿时飘来一种厕所里才有的味道。我一阵恶心，忙掉转头去，听到黑牙说：“是这样的，有个别列车员精神挺好，可以不休息腾出铺来，如果你能在正常补票费上再肯出几包香烟钱就行了，舍得吗？”我觉得这家伙的心不太黑，脸皮也不太厚，几包烟不就是一二十元吗，便答应了他“没问题，要几包？”黑牙看了看我，像施舍圣诞粥

一样大度，“算照顾你，四包吧！”我说：“好吧，按阿诗玛算，四元五角一包，四包十八元，这是二十元，多出的不用找了！”我故作大方地将二十元送到他面前。“哈哈”，不料，黑牙马上推开我的手，发出一阵被人鸡奸似的怪叫，“档次再低，也要红塔山吧！你把我们当叫花子了！”不知是出于气愤，还是被他轻浮的举止激怒了，我的脸涨得通红，骂了一句，“你也太贪了，我这五十元不如买肉包子喂狗去！”我把乘务室的门狠狠地摔了一下，又挤回了座位……

刚才的火气已消了大半。事情很简单，如果不忍心花点冤枉钱，意味着到上海前的这七八个小时只能坐半个屁股了。再看看这趟列车，停站时下车的没有上车的多，谁知还会再挤上来多少人呢？不要再往好处想了，世界上不断出现奇迹，但真正的奇迹是在这列车上找出一个空位子。无可奈何中，我决定重新找黑牙去。

我又敲开了乘务室的门，看见黑牙正与一位男人谈笑。这家伙红光满面，五短身材，深眼窝高颧骨塌鼻梁，搭眼让人看出是个粤语系人。他嘴里斜叼着一根三五牌香烟，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此时，他站了起来，从肥大的皮质包里取出一张百元大票压在了小桌上的茶缸下。我顿时明白了，他们正在演周瑜打黄盖的戏，也就是我原先未愿表演下去的那出戏。黑牙并不回避，却得意地朝我耸耸肩，然后为合作人送行。我闪身让路，突然闻到这家伙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来苏水味道，可知他或许是个医生。恰在这时，列车驶入道岔把人甩得直摇晃，这家伙失去重心一脚踏来，正好踩在我的脚拇趾上，一阵钻心的疼，又加上卧铺票被他弄走了所产生的烦恼，使我重重地推搡了他一把。

他翘起了一下，随后嚎叫起来：“这位先生好野蛮啦，

在火车上怎么好打人啦！”他的普通话既硬拖音又长，使人想像那只舌头有八斤重。我怒视着他，不觉握紧了拳头。大舌头一见不妙，边往人缝里挤边说：“太不文明了，踩伤你赔钱就是啦！”渐渐挤远了。

我回到座位上，脱下鞋袜，抚摸着开始红肿的脚趾，骂自己倒霉。我正在后悔，忽地又触电般地站了起来。孕妇瞪了我一下，然后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呻吟。把女人肚皮搞圆的一般都是她的丈夫，现在他正盘曲着双腿，坐在小茶桌下那一点可怜的空地上打盹。劳累能压垮一个铁汉，想来小伙子一路上可真不容易呀！他耷拉着脑袋，随着车厢的晃动，像只皮球似的左右摇晃。我只知道小伙子姓王，是一个企业里的技术员，准备陪伴妻子前往上海去分娩。至于为什么千里迢迢到他乡生孩子，他并不想对陌生人说。我猜想，可能上海是某一方的老家，回那儿生孩子是图个有老人照料。可又一想似乎并非如此，按常理，一般都是老人前来照顾产妇，尽管也有不便，但总比一个临盆的孕妇坐火车方便点吧？我又想，也许他们这是二胎，出去生孩子是为了少找麻烦。但一琢磨也不可能，现在，计划生育抓得紧，那些计生干部的眼比孙悟空都厉害，众目睽睽之下，你想超生谈何容易！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头绪，孕妇给我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谜。

孕妇呻吟了片刻，又开始吸吮嘴唇。我估计她想喝水，便轻轻推醒了小王。他睁开红肿的眼睛，先看了妻子一眼，又掏出那盒已被揉搓得发皱的红塔山香烟，麻利地抽出一支递给我。这是第四次了，都是为了报答我腾出了半个屁股的空位给他的妻子。我指着孕妇说：“她是否想喝水了？”

她被小王搀扶起来靠在椅背上。这是个漂亮的女人，只是表情惶恐而忧虑，破坏了整体美的和谐。她接过丈夫递来的保温瓶，分明想喝，但只是湿润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小王

示意她喝一点，她瞟了瞟满车厢的旅客，苦笑着摇摇头。

我也明白她是怕喝多了水去厕所困难。这一点，我有深刻的认识，一二百人的车厢，只有一个厕所，我敢说它是世上公共设施利用率最高的，一刻都得不到闲置。因为它而引起旅客间争吵打架的也不足为奇。

我不忍心看着孕妇受干渴的折磨，便从包里拿出一只北京大鸭梨递给了小王。他推辞不下我的盛情，削了皮递给了他的妻子。孕妇吃完梨躺下又睡去了。小王大概是饿了，取出一包茶叶蛋，不容我推辞地先塞给了我两只。我只好吃下，因为他首先接受了我的梨。我们吃毕，小王又拿出保温瓶给我倒水，我不好意思接受这车上的“珍品”，声称自己不渴，却又削了一只梨吃下去。

中国人只要在一起吃喝一次，就算朋友了。虽然我们还没有以朋友相称，但彼此间都亲近了许多，有了更多的语言。“大哥，你是出差还是旅游？”小王已把对我的称谓由同志改为了兄长，我比他大十五六岁。我一时难于回答。的确，这次出发既不是出差、旅游，也不是走亲戚，而是去应聘，谁知结果如何，怎么好回答小伙子呢？于是，我便说：“我目前在待业，这次……”“什么？”小王一下子睁大了眼睛，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大哥，莫不是开玩笑吧？瞧大哥文质彬彬的样子，必是知识分子，怎么会待业呢？”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戳击了一下，隐隐作痛。小伙子哪里知道，现在我最怕别人问及我的职业，因为它联系着我那一段“走麦城”的羞辱史。但是他问得迫切，我说：“我原先有工作，还不错，但被我在去年放弃了！”

“为什么呢？”小王想知道究竟。

面对这位满脸挂满同情表情的小兄弟，我想把那段经历讲给他听，可是又一想，他才二十多岁，不该叫他知道艳阳

天下还有那么多的阴影。他正年轻，对事业充满希望，又面临做父亲，内心是何等高兴，我怎忍心增添他精神上的负担？于是，我随便说：“我喜欢自由。”

真的，我这样搪塞，是为了小伙子。

我原在一家大公司做企管工作。去年初，我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搞出了一个人才能力估量方案。这个方案克服了考察干部难于从定量方面把握其能力大小的困难，把其综合能力加以分解，细分，并且定量化，根据十个方面的考评记分，从而得出某人的综合能力评价，为选拔干部做参考。当时，我把此方案拿给了分管经理看。他很感兴趣，并提出了三两条意见。不久，在他的主持下，公司内部进行了试行，效果尚好。一天，分管经理兴冲冲地找到我说，这个方案引起了市委组织部的重视，他要我连夜再整理一份，还特别关照我别忘了署名。我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到公司就交给了分管经理，谁知他看了第一页后，便不往下看了，重又交给我，说这是上报市委组织部，应该细审，任何方面都不能出差错。于是，我照办，又一字一句地推敲。当我把推敲过的稿子交给他时，不料他只用眼瞟了瞟第一页，便说不行，还得审细点。我又审了一遍，然而他还是不收。我百思不得其解，坐在办公桌前吸闷烟。一位同事进来，听了我的叙述，拿过稿子一看，马上指一指署名位置，意思是少了一个人名。我恍然大悟，对呀，问题原来在这里！然而，我却不情愿纠正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是我几个月的心血啊！他那三两条意见，我除了接受“标题要醒目点”这一条，哪儿还有他一点东西？当然，我们无法合作了。虽然稿子最终送到了组织部，而且在市委机关刊物发表了，但不可避免的麻烦接踵而来。在公司员工会议上我被不点名地批评为骄傲自大，年度先进工作者也离我远去，更叫我不平的是，分管

经理借故充实基层力量，把我调到了远离市区 15 公里的一个仓库任管理员。我无法接受这种事实，但反抗也是徒劳。路，除这一条，还有一条，便是辞职。我选择了后者。孔子曾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惜我不到不惑之年，辞职只能是我惟一的选择。这条路对吗？一年来的漂浮游荡，尝尽了人生的滋味，细细品味古代圣贤的话：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这不是真理吗？是的，强台风吹折的首先是看去伟岸的大树，而柔软的小草却能经风而不死。道理是清楚的，但是，如果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学做软弱，那活得还有什么意思？走下去吧，明知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我也要走下去。只是不宜把人生的艰辛告诉面前的这位小伙子，以免使他对前途产生悲观情绪……

“他娘的，是谁乱屙屎！”我正在遐思，突然从座位底下传来了粗鲁的骂声。我悚然一惊，忙低头望去，一个睡意蒙眬的汉子正用粗大的手指捋头发，不知谁的一口浓痰正巧吐在他的头上。汉子边捋边骂，从人腿林立之中拨拉开一点空隙，站靠在拥挤的走道上。我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理着短头发，肥头肥脑，一身涤卡布做成的西服搓揉得皱巴巴的，脚穿一双崭新的黑色皮鞋，但这些装束难以遮掩农民的土气。显然，周围的旅客有点怕他，都不敢正眼看他，更没有人和他搭腔。汉子自觉无聊，也可能是饿了，拍了拍双手后从当枕头的包里取出了食品袋。袋里是一摞煎饼，一捆洗净的大葱和一只德州扒鸡。他扯起两张煎饼卷了一根大葱，拧下一只鸡腿，然后狼吞虎咽起来。

他的咀嚼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满车厢响起了一阵开包取食物的声音。旅客们正吃喝着，列车突然减速渐渐停了下来。我朝窗外一看，是个小站，本不应该靠站，正纳闷

着，听到列车广播室传来了声音：“各位旅客，现在是临时停车。”

人群发出一阵嘘声，显然是担心这趟列车晚点会越来越厉害。我却对此习以为常，近年来四处奔波，对中国的列车有了较深的认识，并总结出了若干经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按照列车时刻表安排自己的乘车计划，要不，准得吃亏。只能碰运气，往往是你想坐的车没指望，倒有一趟晚点车在那里等着你。这怨谁呢？怨我们的同胞太多，多得几乎在每站都使列车误点。

人们正在牢骚着，随着一声长鸣，一辆乳白色的列车飞驰而过。这趟车我认识，是上海到北京的直达特快列车，除了中途有一两次技术停车外，全线绿灯，是列车群中的骄子之一。

这时，吃煎饼的汉子口齿不清地骂道：“他娘的，它晚来的凭啥跑到了前面！”

我暗暗笑了。这位汉子不懂铁路上的规矩，一般直快列车要待避特快列车，宁愿叫前者晚点，也不能叫后者晚点。这叫优先，就像进餐厅上轿车，谁的官大谁就先进去。说心里话，我倒喜欢这样的粗鲁汉子，不由转了转身子，多给他腾出点地方。

汉子看到我这个友好的举动，马上进行了回报，掏出大鸡牌香烟邀请我吸。我接过来，也回敬了一支家乡的红杉树牌香烟。我们正点烟的空子，车底传来嗤嗤的声音，列车启动了。

小王看了看表，说停了21分钟，现在列车至少晚点55分钟。孕妇一听晚点的时间不断增加，唉了一声，脸色更加难看，扭头面对靠背闭上了眼睛。

列车已驶入皖东地区，冬天的丘陵山地更无生气，难于